

贺享雍 著



严家

YANJIAYOUN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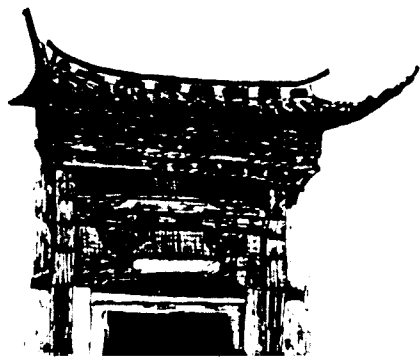
有女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YAN JIAYOUNÜ

严
家
有
女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严家有女/贺享雍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00.8 (2000.11 重印)
ISBN 7-5411-1910-5

I. 严... II. 贺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0409 号

责任编辑: 熊 宏 郭 健

封面设计: 周靖明

版面设计: 邓小林

责任印制: 黄 迅

责任校对: 邓永勤等

书 名 严家有女

定价 19.80 元

作 者 贺享雍

ISBN7-5411-1910-5/I·1648

2000 年 8 月第一版

2000 年 11 月第二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11

字数 244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电话: (028) 6666700 [发行部]

(028) 6662959 [编辑部]

电子信箱: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

邮政编码 610012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

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, 不得销售; 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

举报电话: (028) 6636481 6241146



1. 有女新婚 / 1
2. 旅途邂逅 / 4
3. 升官有道 / 9
4. 知事生情 / 15
5. 严府冤案 / 19
6. 苛政如虎 / 27
7. 醉翁之意 / 35
8. 迫不及待 / 42
9. 虎落平阳 / 50
10. 闺帏情变 / 57
11. 洞房之苦 / 64
12. 不测风云 / 71
13. 孤身退匪 / 79
14. 包藏祸心 / 90
15. 在劫难逃 / 99
16. 匪首逼婚 / 106
17. 两难选择 / 114
18. 借兵驱匪 / 123
19. 鸳梦重温 / 129
20. 狂情之夜 / 136
21. 春心寂寞 / 142
22. 劫后流江 / 150



- 23. 嫁祸于人 /157
- 24. 亦喜亦忧 /163
- 25. 引狼入室 /170
- 26. 黄雀在后 /180
- 27. 玉壶冰心 /187
- 28. 浴室偷情 /196
- 29. 兵匪互换 /204
- 30. 阴差阳错 /214
- 31. 姐妹省亲 /224
- 32. 东窗事发 /234
- 33. 生死未卜 /241
- 34. 夺命杀手 /249
- 35. 江上冤魂 /260
- 36. 天机被泄 /270
- 37. 尔虞我诈 /279
- 38. 辱骂战术 /290
- 39. 如丧考妣 /297
- 40. 兴师问罪 /304
- 41. 以死明志 /312
- 42. 天国之音 /322
- 43. 天地悲歌 /331

1 有女新婚

严家有女

严府三小姐新婚那天，一层层地往身上套着裤子，每套一层，都用一条结实的带子把裤腰扎紧，打上死结。大小姐严璧凤、二小姐严璧玉都还是处女身子，不明白三小姐这样自讨苦吃到底为了什么。看了一会，二小姐严璧玉就忍不住问了起来：“璧如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大热的天，还嫌捂不出汗！”

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小姐严璧凤也像蚊子似地说：“是呀，你这是唱的哪本戏呀？”

严璧如白了两个姐姐一眼，神情冷冰冰的，没吭声，继续往腿上套着裤子。这时严府老夫人进来了，老夫人一见心里就有几分明白，立即沉了脸说：“死丫头，你肉皮子发痒了是不是？还不赶快脱下来，让人看见笑话！”

说着，老夫人就要过来扒拉女儿的裤子，严璧如一扭身，躲开了老夫人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不要你管！我是死是活，都不要你们管！”

严老夫人果真生气地打了三小姐一下，说：“死丫头，今天这个日子你都想讨打！要是你爹知道，还不把他气得半死！哪有你这样做女人的？买来的骡子娶来的妻，你想不让男人沾你，这办得到吗？如果传了出去，还不把严府祖宗八代的脸丢尽？”

大小姐和二小姐听了，这才有些醒悟，脸上不由得泛起了一层浅浅的红晕。她们还想劝妹妹几句，可一时不知说什么

好，只在心里也责怪起璧如的糊涂来。

严璧如却没管那么多，仍然坚持一层又一层地往身上套着裤子，弄得下身像一只大企鹅似的臃肿起来。老太太没法，只好叹息一声，说：“好，好，我说不转你，也不说了，留点口水养牙齿，让你丈夫来收拾你吧！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挡住男人？世界上还没见过这样的事呢！”

说完，老夫人气咻咻地出去了。可她到底不放心，过了一会，她把府里一个伶牙俐齿的奶娘喊过来，把女儿的事对她说了，让她去劝劝三小姐。奶娘听后，答应了老夫人一声，立即信心百倍地去了。可没过多久，奶娘就捂着半边面孔，哭丧着脸跑了出来。老夫人心里明白了八九分，可还是故作不解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奶娘松开捂脸的手，几条清晰的指印立即像小蚯蚓一样显现出来，然后才委屈地说：“三姑娘发好大的脾气，又掌脸又吐唾沫，还说要撕破我的嘴……”

老夫人忙插话：“你说什么了？”

奶娘说：“我能说啥？我先对她说：‘三姑娘，看你细皮嫩肉的，一掐就能出水，怎能禁得住这样捂？要是捂出一身汗水，不是白白浪费了许多粉脂？’我又说，‘三姑娘的婚事可是打起灯笼火把也难找的呢！堂堂知事大人，流江县还能找出第二个？三姑娘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老爷、老夫人府上风光，就连我们这些下人也星星跟着月亮走，沾光呢……’可我这话还没说完，三姑娘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刮子，又呸了我一口，瞪着我说：‘你这个黄脸婆子也不吐泡口水照照自己的模样，就在我面前来多言多语！你要是稀罕，我把好事都让给你……’”

老夫人不等奶娘话完，脸已气得铁青，将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，生气地骂了起来：“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，越来越不像

话！看我不去好好教训她，她不知道锅儿是铁造的！”

说罢，老太太气呼呼地要走，奶娘一把抓住了她，劝息着说：“夫人先别发怒，这事儿声张不得。一声张开来，就准闹出笑话，害了三姑娘，一旦经历过了，怕是想放也放不下呢！再说，姑爷是文明人儿，他知道怎样让三姑娘熨帖的。岂不闻有一句话：‘好婆难抵赖汉！’”

老夫人听了，觉得有理，这才不打算去管女儿的床第之事了。可是，当三小姐的花轿在一阵鼓乐齐鸣中抬出府门的时候，她仍把刚才挨三小姐耳光的奶娘和另一个厨娘喊来，附在她们耳边嘱咐了一通，让她们跟在三小姐的花轿后面去了知事衙门。

半夜时分，受命而去的奶娘和厨娘喜滋滋地回来了。老夫人还等着她们，不等她们开口，就急匆匆地问：“有什么消息，快告诉我！”

两个女人马上兴高采烈地回答：“是，老夫人！三姑娘那事，成了！”

老夫人浑身颤动了一下，不相信地看着两个女人：“真成了？”声音中透出难以掩饰的喜悦。

奶娘见了，马上邀功请赏地说：“我们还敢骗老夫人？三姑娘床上之事，真成了！”说着，就附在老夫人耳边嘀咕起来。老夫人的脸渐渐活泛起来，等奶娘说完，老夫人咧嘴笑了。一边笑，一边说：“成了就好！我说过她挡不住事儿的，这不就实现了！这丫头犯傻，白讨了许多苦吃！”说着，给两个女人打发了赏钱，说，“你们辛苦了，回去和爷们儿睡吧！”

奶娘和厨娘一面不好意思地笑，一面谢过老夫人，走了。

第二天“回门”，老夫人就不断盯着三小姐看。三小姐当天果然褪下了昨天裹在下身的层层防卫，只穿了一条阔腿窄腰

的单裤，把个臀部衬托得肥嘟嘟、圆滚滚的，十分的生动。可那脸色，却仍然像隆冬挂着的严霜，僵硬、淡漠、冷峻，没有一丝活泛和热情。再看看她对知事女婿的态度，也一点没有亲热的样子。老夫人心里就犯起疑来，不知这死丫头那事究竟成了没有？她想喊过严璧如问问，又不好开口，只好把满腹疑问压在了心底。

2 旅途邂逅

严璧如是在从C城回家的船上邂逅覃光第的。当然，她那时还不知道他叫覃光第，也不知道他就是去走马上任的堂堂知事老爷，更没想到后来自己会成为他的太太。

严璧如在C城女子学堂读书，每次放假前夕，严府老太爷都要派遣家里的下人到C城接她。这次也不例外，来接三小姐的下人准时来到了C城。但这次除奶娘、轿夫外，还有两个斜背“棒棒枪”的保镖。严璧如清楚家里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，护院的家丁在两年前发生了“银票”事件后，就被父亲解散了。这两个保镖肯定是父亲花钱雇来的。一想起家里的日子，三小姐就有些不高兴，她盯着两个挎枪的“武士”问：“你们来干什么呀？”

两个挎枪的汉子听了，立即扮出了一副委屈的样子说：“三姑娘错怪我们了！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是老爷雇我们来保护你的！”

严璧如仍沉着脸：“谁要你们保护？”

奶娘见了，急忙替他们开脱说：“三姑娘，你可不能怪他们呀！如今世道不太平，‘摇天动’和‘混天星’这伙棒老二，见人就抢，见财就夺，还说要攻打县城，闹得雷吼地喝，官兵都拿他们莫办法，老爷、太太能放心吗？”

两个保镖也说：“是呀！要不是看老爷、太太的面子，我们还会来呢！这可是拿吃饭的家伙来打漂漂呀！”

严璧如知道自己责怪他们是没道理的，也就不再说什么，转身问奶娘：“我爹还好？”

奶娘急忙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！好！不过，老爷如今还陷在益升店那桩案子里，成天唉声叹气……”

严璧如打断了她的话，显出十分惊讶的神情：“那案子还没了结？”

奶娘说：“要是了结了就好了，老爷就不用四处奔跑了！”

严璧如垂下了眼睑，停了一会儿才又问：“我娘呢？”

奶娘说：“老太太成天就念叨着三姑娘！”

严璧如说：“家里还有大姐、二姐，念叨我干什么？”

奶娘说：“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爱么儿嘛！”说完，忽然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，“老太太怎么不念叨你嘛！二姑娘就要出嫁了，整天忙着自己的事，和老太太的亲热就少了。大姑娘的脾气越来越阴沉，府中有她也跟没她一样，老太太的心思当然就只在三姑娘你的身上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严璧如长长的睫毛眨动几下，眼里便泛出一层晶莹潮湿的雾气，叹息了一声，说：“唉，苦命的大姐呀！”

奶娘听了，也附和着说：“是呀，年纪轻轻的就守寡，以后还不能嫁人，只能守着一个牌位过一辈子，也不知大姑娘前世作了什么孽……”说着，一眼瞥见三小姐泪水汪汪，就急忙住了口，转过了话题说，“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！三姑娘你收拾

收拾，我们好早点上路，别让老爷、老太太在家里着急。”

严壁如这才想起了什么，忽然回头对他们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哦，你们不提我差点忘了！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不要管我！”

奶娘、轿夫、保镖以为听错了，一齐盯着严小姐问：“三姑娘，你……”

三小姐挥手打断了他们的话，说：“不要多说，就这样定了，你们立即回去！”

几个人面面相觑了一阵，半晌，两个保镖才说：“三小姐，我们不敢这样回去！要是老爷怪下来，我们吃罪不起，再说，我们已经得了老爷的钱呀！”

奶娘也说：“三姑娘别犯倔了！我们做下人的，就是有吃雷的胆子，也不敢让三小姐一个人回家……”

严壁如的犟性上来了，瞪圆双眼对他们发起了大小姐脾气：“混账东西！你们谁敢犟嘴，我就掌谁的嘴！”

一伙人立即噤若寒蝉，不吱声了。

严壁如见了他们这模样，过了一会，才又缓了口气说：“你们口口声声说路上不太平，又如此招摇，还怕强盗认不出？这不是成心把我往虎口里送吗？”

奶娘、轿夫、保镖听了这话，有些明白了，可仍面有难色地说：“那……小姐你咋办？”

三小姐又挥了挥手，说：“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！回去告诉老爷、老夫人，每天派几个人到河边望望，等着接我就是！”

众人这才明白三小姐打算坐船回家，释然了一点，可仍不放心，说：“那我们就一起走水路吧！船上人等闲杂，加上兵荒马乱，小姐一个……”

严壁如不等他们再说下去，就义无反顾地说：“我已不是

三岁小孩，一切自有安排！你们不要再多言多语，马上就走！”

下人们见拗不过三小姐，只好抬着空轿离开了C城。

打发走家里的下人后，严璧如立即去订了一张四天后回家的船票。

开船这天，严璧如一大早就细细地改变起自己的装束来。她那时和C城的时髦小姐一样，蓄了一头齐耳短发，她把短发拢上去，压在一顶宽松的遮阳帽下。又用一根白绸巾把鼓胀的胸脯束得紧紧的，在外面套了一件流行的男式学生服，换了裤子和鞋子。她把自己上下打量了一下，拿出一朵小花别在衣服的第二颗纽扣上，又在左胸的小荷包里装了一块白手巾，故意在口袋上方露出一角——这都是当时学生最洋气的打扮。三小姐穿戴整齐往镜子前一站，里面一个眉清目秀的英俊小伙子，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。她相信没人能看出一点破绽了，这才戴上一副西洋墨镜，提着手提箱，出门租一辆黄包车，去了码头。

三小姐乘坐的船叫“高架子”，这是当时最大的一种木船，上下两层，下面是统舱，上面是包舱。这种船最大的好处是在客人少时，统舱可以装货，多时可载货百余吨。如遇载货，船吃水深，行得慢，客人也跟着倒霉。三小姐这日运气好，上下两层舱全是客人。三小姐订的是二层包舱，她上船找到自己的舱位后，就进去躺下了。过了一会，船老大率一帮穿着汗褙儿的汉子，在船上祭了“镇海王爷”，便解缆起航。不一时，船桅张开一片巨帆，顺水顺风地朝下游漂去了。

三小姐坐在舱里，享受着船在水面轻轻滑行带来的几分惬意，心情沉浸在这次带有一点浪漫色彩的冒险旅行中，既新奇又快乐。她静静倾听着船外“咿呀”的橹声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江面上一层紫红色烟雾，一种说不清的情愫使她感到隐隐的甜

蜜和幸福。可没过多久，三小姐就感到有些乏味了。船舱狭小，随着太阳收回了它早晨的温驯，野蛮的热力使船舱变成了一口大蒸笼。三小姐又穿了一件厚厚的学生服，戴着遮阳帽，身上就禁不住冒起汗来。她想让身子解放一下，又怕茶房进来冲茶时发现，惹来麻烦，只好强忍着。到了下午，三小姐实在忍受不住了，看外面夕阳西下，凉风习习，她终于冒险走出了舱门，来到了船舷边。

严璧如一走出来，就被眼前一片开阔的绚丽色彩和凉爽的空气给迷住了，太阳又恢复了它的文雅，释放的光芒柔和烂漫，江水一片嫣红。清风袭来，三小姐身上的闷热一扫而光，心情也顿时明朗快乐了许多。她凝视那轮衔着远山的太阳，经过乔装改扮后显得英俊端庄的面孔上，也透着一层橘红的光辉。凉爽了一会儿，三小姐才打量起周围的人来。这时，严璧如发现身边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个人。这人戴一副老掉牙的细腿眼镜，清瘦，神情忧郁，穿一袭灰不溜秋的家织布长衫，胸前染着几片墨汁，紧锁眉头盯着远处，一副愁眉苦脸为生计忧虑的样子。严璧如一看，就立即将那人当做了一个教馆的先生。三小姐只匆匆扫了他一眼，就带着轻蔑的神情，急忙回过了头。尽管严府的日子已不如从前，但严府千金的矜持与骄傲却没因家道的逐渐衰落而减弱。要她这样一位出身名门的富豪闺秀与一个又穷又酸的教书匠为伍，她当然是不会同意的。

可严府三小姐错了。她看见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去流江县走马上任的知事老爷覃光第。

3 升官有道

覃光第三十来岁，个子不高，人又干瘦，一副温文尔雅的儒士风度。他的父亲覃耀章，原是乡下一个帮人的长工，身材高大，相貌奇伟，干活是一个好把式。可因为饭量太大，周围吝啬的小财主都不愿雇他。即使不得已雇他打一段短工，也常常限制了他的饭食，让他每顿只吃个半饥不饱，这常常使他非常痛苦。三十五岁那年夏天，覃耀章被一个姓郑的财主雇去耕地，早晨喝了三碗高粱米稀饭，准备再去舀时，郑财主便沉下脸来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已经比别人多吃了一碗，没有了，下地干活吧！”

覃耀章的肚子连半饱也说不上，听了这话，心里很生气。到了地里，便把一肚子气撒到牛身上，“啪啪”地抽得牛四蹄如飞。

这时，从官道上过来一队官兵，为首的汉子头戴顶子，乘一匹高头大马，双目顾盼有神。一见覃耀章不住地抽打着拉犁的牛，便勒住马头好奇地问：“哎，耕地的壮汉，你如此鞭打快牛干什么？”

覃耀章心中有气，也不管什么官兵不官兵，就不客气地回答道：“过路人只管走路，管哪门子闲事？”

汉子翻身下马，说：“我今天就要弄个明白！你过来——”

覃耀章听了，停下了牛，说：“过来就过来，横竖一根屎，哪个能把我吃了？！”

说罢就“囊囊”地来到官兵面前，往那戴顶子的汉子跟前一站，就仿佛半截铁塔似的立在那里。汉子抬头打量一下比他高出一头的覃耀章，暗暗抽了一口冷气，却捋了捋胡须笑道：“哈哈！好汉倒是好汉，可现在已进五月，你怎么还穿着棉装？”

覃耀章不卑不亢地回答：“天下穷人，天当被、地当床、冬穿单、夏着棉的事多了，有什么奇怪？”他的话里还含有讥笑面前这位官老爷少见多怪的意思。

汉子听了一点也没有恼怒，反而又捋着胡须一阵大笑，说：“答得好！看不出壮汉还会说话！”停了停又问，“壮汉身体虽高大魁梧，却面有菜色，是不是有什么病呀？”

覃耀章听见这话，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，便大声说：“病？有什么病？都是让饿病弄的！”

汉子听懂了他的话，“哦”了一声，又盯着覃耀章问：“壮汉一餐可食多少米饭？”

覃耀章说：“能吃多少说不准，反正这一辈子我肚皮从没盔圆过！”

汉子听了这话，立即回身命令后边的伙头军，就地整炊，给壮汉做三升米的干饭，两斤肉的炒菜，四斤豆腐的汤。覃耀章听了，急忙喜得对汉子唱了一个喏，又乘机细细打量了汉子一眼。只见这汉子个子不高，脸上棱角分明，上唇胡须弯垂过口，足有三寸余长，头上顶珠为蓝宝石。覃耀章就猜想他不是朝中的三品大员，就是地方上道台一类的老爷，心里不觉有了几分寒气。

覃耀章猜得没错，这人正是新任永临道台的赵大人，今日走马上任，心情高兴，见覃耀章虽为一穷汉，但相貌不凡，答话有礼，心里就有了几分喜欢。当然也还有几分好奇——他真

要看看这壮汉到底能吃多少饭。

没多久，两个伙夫将一锅干饭、一面盆肥肉和一钵豆腐汤抬了过来。覃耀章一见，二话没说，用海碗盛起饭，两口一块大肉，三口一碗糙米饭，不多时，便把送上来的饭菜一扫而光了。道台大人和官兵都看了个目瞪口呆，待他吃完，道台大人又忍不住问：“可吃饱了？”

覃耀章四处看看，回头对一旁的伙头军问：“米汤还在不在？”

伙头军伸着舌头：“怎么，你还没吃饱？”

覃耀章说：“要说饱也勉强了，只不过把米汤倒掉怪可惜的，不如端来我喝了！”

伙头军听了，急忙去端来一大钵米汤。覃耀章接过来，看也不看，举到头顶仰面就喝。只听得他喉咙一阵“咕咕”作响，没多久，一钵米汤又被他喝光了。放下瓦钵，他这才心满意足地抹了抹嘴。

道台大人算开了眼界，他拍了拍覃耀章的肩，赞叹着说：“好！好！真不愧壮士也！”

说完，道台大人跨上了马。可这时，后面一辆载辎重的车子陷进了泥塘里，几匹马怎么拉也拉不起来。覃耀章一见，急忙说了声：“看我的！”

说着，他箭步跑过去，让人卸了马，跳下泥塘，用肩膀抵住车子，“嘿”地一声，车轮便稳稳地走出了泥坑。官兵们一见，立即欢呼着叫起好来。覃耀章却毫无一点得意之色，好像这只是小菜一碟似的。他拍了拍手，正打算重新去耕他的地，没想到道台大人走到他面前，说：“壮士休忙，老夫再问你一句，你可有妻室儿女？”

覃耀章见老爷眼里流露着和悦之色，犹豫了一下说：“自

己肚儿都喂不饱，哪有多多的养婆娘！至于儿女，还不知他外公是哪个呢？”

道台大人又莞尔一笑，马上说：“那好！无牵无挂，壮士是否愿意跟我随军充差？”

覃耀章立即跪下朝道台大人叩了一个响头，说：“只要大人顿顿赏我饱饭吃，大人就是我再生父母！大人走到哪里，小人愿跟到哪里！”

道台大人说：“那好，你就跟我走吧！”

覃耀章听了，立即去地里卸下了牛，在牛屁股上猛抽了一鞭，让牛跑回去了，自己回转身，就随着道台大人走了。

覃耀章虽然当了兵，深得道台大人喜欢，可他既非名门出身，又无文化，道台大人只得把他安排在身边做饭，每日担水劈柴，干些力气活。但覃耀章非常高兴，因为他每顿都可以落个肚儿圆。

道台大人上任不久，永临地区的苗人滋事，赵道台奉命率官兵征讨。苗地山峦重迭，林深树密。道台大人不熟悉苗岭地形，一日，大队行到一地，忽听四周密林里不时有唢哨之声，并伴有响箭飞出。道台大人立即命全队搜山，自己带着小队人马，到旁边一座空弃的苗寨静候官兵征剿的佳音。道台大人只以为自己的浩荡军威，早把苗人吓得屁滚尿流、弃寨而逃了，没曾想屁股还没坐热，从寨子四周忽然冒出许多苗人，手执大刀长矛响箭，呐喊着直扑了过来。道台大人一见，知道中计了，急忙翻身上马，朝寨外逃去，可寨外密密麻麻全是苗人。道台大人正在恐慌之际，只见覃耀章骑一匹大马，手中舞着一扇厚重的门板，冲到道台身边，护卫着道台往外边冲去。一路上，覃耀章将一扇门板舞得像风车一般“嗡嗡”作响，声如闷雷。门板过处，苗人一片片割韭菜般倒下。一时间，连苗人也